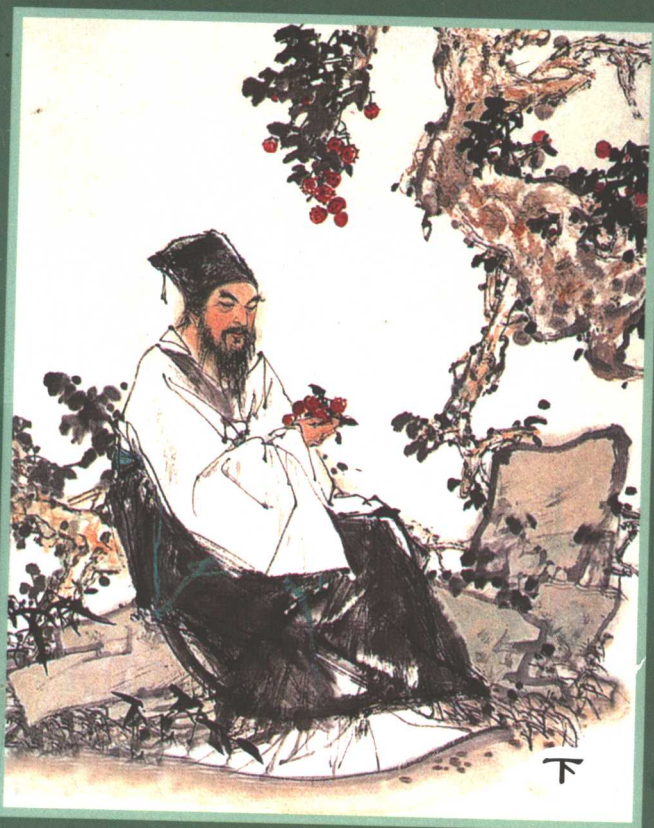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剑影寒

独步武林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独步武林系列

劍影寒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抗逼拒诱	(761)
第四十二章	蓝箭帮主	(780)
第四十三章	力服悍盗	(799)
第四十四章	初逢对手	(818)
第四十五章	渡口设伏	(837)
第四十六章	高手合围	(856)
第四十七章	望孤别墅	(875)
第四十八章	险度色关	(894)
第四十九章	风云变幻	(913)
第五十章	登门问罪	(933)
第五十一章	爱情纠缠	(950)
第五十二章	楼外楼中	(968)
第五十三章	单剑赴会	(988)
第五十四章	九宫恶阵	(1007)
第五十五章	师门秘辛	(1026)
第五十六章	大开杀戒	(1045)
第五十七章	隘口中伏	(1064)
第五十八章	生擒无常	(1083)
第五十九章	挺进万松	(1102)
第六十章	功德圆满	(1122)

第四十一章 抗逼拒诱

安平愤然离开凤凰岩时，三个昨晚跟踪他的青影，再次从屋后追出，远远地蹑在身后。在村舍中，他进入屋中藏匿，三青影也就欺近了屋后，他却毫无所知。

解决了鬼眼夺魂，正打发卓明荪拾掇离开的刹那间，他发觉从过道可看到的后门突然无声自动，便不假思索地向后门纵去。

牛郎星夫妇已将火眼狼押出屋外，不知屋后有警。

夜鹰脚被砍伤，柳琪刚趋前撕衣服替乃师包裹伤处，也未留意安平举动。

卓明荪穴道初解，手脚迟钝，安平突然一闪便消失在过道内，他还莫明其妙，径自转身疾趋内屋，手忙脚乱地收拾细软，难备离开避祸。

安平不愿冒险从门外出，钻入厨房，拉断厨房的窗格，纵出屋外。

屋后鬼影俱无，那有半个人影？但他不死心，跃至屋后，察看地上的遗痕。

“咦！像是女人的弓鞋印，难道是青狐又盯上我了？”他自语。门侧的浮土中，确有几个若隐若现的弓鞋印。

他心中微愠，一面举目向四周搜视，一面忖道：“这鬼女人阴魂不散的死缠不休，我必须打消她们卑鄙念头。”

也许他对造访皓姑娘的事感到失望，心中不快，未免有点冒火，对女人有点不满，因此正好乘机发泄。

西面林木深处，凋林远处有人影闪动，他不假思索，展开轻功向那儿追去。

相距甚远，而对方所走的方向是东南，几乎与他走的是同一方向，在林中追赶，树林经常挡住视线，人影时隐时现，甚至不时会失去踪迹。看背影，依稀可看出确是一个女人。

正东方向，三个女人启程返回龙家别墅，他们是皓姑娘祖孙三代。

老夫人脚下如行云流水，向媳妇慈祥地笑道：“清月，你的眼光不错。不过，我得警告你，不要再用手段去试他了。须防引起误会，万一他会错了意，恐怕就不可收拾啦！他这人外表随和，内心固执，一旦错误铸成便很难解说了。”

皓姑娘的母亲柳眉深锁，接口道：“婆婆，可是……可是公公还想再试他一试，已请龙伯伯出面，那……”

“这倒不用担心，用名利相试，即使引起误会，也容易解释。”

“奶奶，皓儿想跟着爷爷去看看。”皓姑娘接口道。

“不必了，我们得拾掇拾掇，随时准备离开，跟踪南下，天可怜见，希望在他身上，能得到你爹的消息，走吧，别胡思乱想了，他在你爷爷和云儿的监视下，不会有差池的，放心啦！皓丫头，你的眼光不比你妈妈差呢，呵呵！”

她们以为可以盯紧安平，却不知太过自信，反而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失去了安平的踪影。

安平展开轻功，急赶前面的女人身影，追了两里地，到了凤山的南麓，已拉近至半里之内了。前面那女人穿一身绿劲装，外罩同色披风，背了剑，轻功奇佳，像是急于赶路，没留心后面有人跟踪。

到了一处山嘴。安平脚下加快，到了山嘴后，已失去绿衣女郎的身影，便跃上一株巨树，四面张望。

空山寂寂，不见人踪，左首山隈下，孤零零地建了一幢茅屋，可以看到袅袅炊烟，可知必定有人居住，相距不足半里路。

四下无人，他略一思索，便跃下树来，绕道向茅屋接近。希望

在那儿能发现刚才的绿衣女郎。

接近屋侧五六丈，便听到十分熟悉的女人声音，似乎有几个人在屋内争吵，高亢尖亮的声音直达户外。

“果然是两个妖女。”他喃喃自语，向屋侧掩去。

小茅屋已经逾龄，泥壁七零八落，裂开了不少缝隙，看来已不堪躲避风雨。

他闪在壁根下，从一处缝隙中向内窥视，不由怔住了。

屋中共有五个女人，除了柳神青狐和两名侍女之外，刚才追踪的绿衣女郎赫然在内，不是别人，正是和他约定在吉安府见面的逸凤朱姑娘。

草屋倒还宽敞，堂中空无一物，原来是无人居住的破屋。云梦双姝与侍女在东，逸凤在西，双方怒容相对，气氛极不友好。

逸凤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双手叉腰，愤愤地叫：“昨天你们一直与夏安平为难，记住，本姑娘已警告过你们了，日后再若不要脸找他的麻烦，休怪本姑娘心狠手辣。”

“你凭什么管本姑娘的事？哼！”柳神没好气地质问。

“哼！她大概也在打夏安平的主意，所以说出这种话来，她说我们不要脸，其实她更不值钱，臭美！”青狐撇着嘴讽刺地说。逸凤冷笑一声，改换阴恻恻的口吻说：“如此说来，你们是不愿放弃妄念，置本姑娘的警告于不顾，一意孤行了。好吧，和你们这种人说道理，等于是对牛弹琴，本姑娘只好作一劳永逸的打算了。”

青狐已看出逸凤不怀好意，火速脱掉披风，沉声道：“说了半天废话，这时方说出你的本意来。你要动手，何不早说？”

柳神也作势戒备，向屋外一指说：“屋中狭窄，四比一，你占不了丝毫便宜，这等于是鼠斗于窟，没有你施展的机会，我姐妹也就无法领教你这位江湖八大高手之一的惊世绝学，你要不要出去？”

逸凤略一打量四周，冷笑道：“既然屋中狭窄于你们有利，就不必出去了，两刀两剑正好四方围攻，本姑娘让你们占些便宜并无不可。”

青狐撤下天雨刀，立下门户冷笑道：“本姑娘知道你逸凤不是浪得虚名之徒，且有白蛟软甲护身，以一比一，本姑娘自然胜不了你，四比一你却毫无希望。四面围攻，地方窄小不易施展，岂不是让你轻易地各个击破么？琼姐，上！”

双姣左右一分，两侍女也向两翼展开，互相一打眼色，神色凝重地欺进。

逸凤徐徐撤剑，阴阴一笑道：“驭光天雨两刀虽是神刃，但损不了白蛟软甲，人多又有何用？今天你们不理睬本姑娘的警告，可怪我不得。”

这瞬间，青狐一声暴叱，疾冲而上，天雨刀幻化一道光虹，抢攻下盘，贴地盘进。

柳神同时欺近，刀攻上盘，两侍女毫不迟疑地拔剑，右面的侍女奋勇截攻侧翼，左面的侍女不进反退，堵住双姣的后方。假使逸凤在交手时能从中间冲过，那么，这名侍女便可乘机截住袭击了。

逸凤果然不愧称八大高手之一，名不虚传，先疾退一步，左手后抄，抄住壁角的一张长凳，猛地掷出，接着一声娇叱，急迎而上，身剑合一迎向柳神。

长凳砸向挫身抢攻下盘的青狐，青狐不得不停止冲进，抬头举刀急架砸来的长凳。

这瞬间，逸凤到了，剑一搭刀背，人已斜身错过，剑如匹练横空，从柳神的驭光刀旁切入，剑尖已光临柳神的右肋，奇快绝伦。

柳神吃了一惊，她的刀攻向逸凤的肩头，逸凤的上身向下疾沉，刀便落空，而剑尖已光临肋肋，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奇快而诡异，根本无法招架，她反应够快，赶忙沉刀晃身退避。

逸凤一剑也落了空，本待扭身抢攻，堵住后路的侍女已挥剑扑上了。

身后，青狐已转身反扑，天雨刀风雷俱发，招出“狂风掠地”，仍然攻袭下盘。

逸凤向前迫进，一声低叱，错开侍女的剑，揉身切入，左手勾住

侍女的肩头，向后一带。接着一声轻叱，右旋身招出“画龙点睛”，剑发如电，从柳神的刀光中攻入，快得令人目眩。

“哎……呀！”侍女惊叫，从青狐的侧身冲过，左肩外侧被刀光扫过，皮破血流，几乎被青狐一刀断成两片，因此一来，反而将青狐挡住了。

柳神大骇，赶忙抽刀避剑，飞退八尺。

两照面间，双方皆未占上风。但双姝四个人，只有三个人有机会出招接招，人多了反而碍手碍脚，几乎被逸凤快速的剑术，与奇幻奥妙的身法所伤。

主客易势，逸凤换了位，冷笑道：“这次照面，你们将有人剑锋沥血，准备了。听说昨天你们能力破红尘三邪，本姑娘似乎有点不信，但从刚才交手的情形看来，你们确比三邪高明，但仍难在本姑娘的剑下支持十招以上。”

“十招以内你想轻易将我们击倒，那是你个人的想法。只不过倚仗白蛟软甲护身，因此减少不少顾忌。但别忘了，你的手脚仍是致命要害，只消给你一刀，仍然是死路一条。”青狐冷笑着说，徐徐欺近。

逸凤冷冷一笑，迎上说：“你们永远无法抓住给我一刀的机会，不信可以试试，刚才本姑娘如果下毒手，你那位侍女不死也得重伤。”

青狐挥令两侍女退立壁角，叫道：“你们用暗器准备，不必上前。注意射她的手脚。”

逸凤轻蔑的笑道：“宝刀本姑娘尚且不怕，何惧暗器？接招！”

声落人上扑，先攻青狐，剑出如电闪，毫无顾忌的猛扑而上，来势汹汹，在气势上，她已占了上风。

双狐少了两个侍女，反而易于施展，她俩自知技不如人，对方又有软甲护身，便专心一意找机会向对方的手脚进攻。因此采取寻瑕蹈隙的远攻术，逸凤想在短时间内收拾她们，便很难如愿了。两人此进彼退。配合得宜，居然接下了八九招，仍未出现败象。

逸凤连攻九招，对方一沾即走，让同伴出手，迫她回身接招，她便不敢放胆追击了。恼得她火起，一声娇叱，钉紧了青狐，招出“乱洒星罗”，狂野的疾冲而上。

柳神也一声清叱，从后面冲上，刀出“青龙入海”，攻她的后腿。

岂知逸凤出招虽然形同拼命，其实却是诱着，招出一半便倏然收招转身，双脚上收，剑芒一闪，“回头望月”剑已先发，直迫柳神面门。

柳神百忙中收刀上迎，“铮”一声刀背架住了长剑。

青狐及时反扑，天雨刀暴势如虹，疾劈而下。

逸凤果然了得，斜纵而过，“噗”一声纤足踢中柳神的右肩外侧，柳神衣破皮伤，几乎伤臂，吓了一大跳。

“嘶”一声轻啸，逸凤的披风也被青狐砍了一幅，宝刀间不容发地掠过她的左腿外侧，险之又险，刀风彻体生寒。

人影倏止，银芒乍现，两名侍女不约而同的向逸凤落地处打出一把梅花针，十枚小针来如骤雨。

逸凤早有防务，纤足点地便身形右闪五尺方始止住身势，剑一震披风一抖，近身的四枚针全被打落，另六枚落了空，一一射入地中。

逸凤左手探入百宝囊，粉脸带煞地说：“看吧，看准的暗器高明，你们先用，可怪我不得。”

蓦地，“砰”一声大震，木壁垮下了，灰尘弥漫中，出现了脸色肃穆的安平，大喝道：“不必再打了，你们这些女人，动不动就拔刀弄剑，太不像话。”

“咦！你来了？”青狐讶然叫。

“怎么？来不得？来得不是时候，是么？”安平冷笑着问。

“我姐妹已决心听织女星的劝告，不再找你的麻烦，你为何与这姓朱的泼妇打上门来欺人？”柳神寒着脸质问。

安平双手叉腰走近，冷笑道：“是你们追踪我，怎么反而倒咬一口？刚才你们在姓卓的屋外窥探……”

“胡说！”青狐大叫，又道：“我姐妹昨晚便在这儿投宿，今晨寸步未离，正是准备早膳，这泼妇便找上门来警告我姐妹今后不许找你，我姐妹忍不住这口恶气，便动手拼命，谁窥探你的事了？这一带我们人地生疏，谁知道那一家姓卓？你简直岂有此理。”

安平不由惑然，向逸凤打招呼，问道：“朱姑娘，你不是追踪她们来的？”

逸凤摇摇头，说：“不，昨晚我从一名江湖小混混口中，探悉她们在这儿落脚，一早便专程赶来，并非追踪而来的。昨天你的事我已探听清楚，这两个鬼女人泼贱货，与蟠龙堡的青云居士有勾结，也可以说与游龙剑客有苟且，我决不允许她们这种贱女人缠你。”

“你才是贱女人，不要脸没人要的老处女，你神气什么？”青狐尖刻地咒骂。

逸凤大怒，急冲而上。

安平伸手急拦，叫道：“朱姑娘请息怒，有话好说，你们都是女人，何苦彼此口中刻薄呢？算啦！”

“昨天她们那样待你，你怎么仍想袒护她们？”逸凤不悦地问。

安平呵呵笑，泰然地说：“昨天的事，固然她们不对，但往好处想，也不算是坏事，见一事长一智，在下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不仅增长见识，也真正地知道了谁是在下的真正朋友，在下并未损失什么，何必和她们计较，朱姑娘请冲在下薄面，放过她们算了。”

“哼！你岂不是自找麻烦么？日后她们要是再勾结蟠龙堡的人对付你，恐怕你难逃她们的风流罗网呢。”

青狐啐了一声，没好气地说：“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你存心侮辱人么？”

“侮辱你？哼！难道你们不是专打男人主意的贱货？你再嘴硬，本姑娘不杀了你誓不甘休。”逸凤怒叫。

安平急急摇手，不耐地叫道：“好了好了，大家少说两句好不好？”

“哼！少说话，那就多动手，你让开。”逸凤恨恨地说。

“咱们也不见得真怕你。”青狐也气呼呼地问。

“两位真要动手？”安平不悦地问。

“是她上门欺人，欺人太甚，怪我们不成？”青狐愤愤地叫。

安平冷笑一声，不客气地说：“昨天你们对在下无礼，在下不是善男信女，当然不甘心，岂肯轻易放过你们？”

“你也要动手？”柳神变色问。

“可能，但在下还得看你们的态度，方可决定。你们听了，限你们立即离开，不许再逞口舌之能。”

双姝互相打眼色，收刀入鞘向逸凤冷笑一声，领着两名侍女，恨恨地进入内室，收拾包裹径自走了。

逸凤直待双姝去远，方沉下脸来向安平道：“夏三东主，你到底想不想去找警幻仙子？”

安平摸不清她话中的含意，惑然反问：“朱姑娘之意，是不想伴同在下前往么？”

逸凤凤目灼灼地向他迫视，冷冷地说：“假使你放弃寻找警幻仙子的念头，那么，我便不再管你的事。如果你仍然要去找她，我也好打定主意，决定权在你而不是在我。”

“姑娘仗义相助，在下感激不尽，为何坐失机会？”安平直率地答。

“哼！你根本没有去找她的诚意。”

“姑娘之意……”

“那警幻仙子身边，有许多自作多情而甘心替她卖命的人，爪牙众多，消息十分灵通。而你却沿途生事，闹得风风雨雨，惟恐无人知道你的行踪。你想想，警幻仙子弃掉庐山老巢，在赣州避祸，自然早有提防。江湖上流传着她在九江夜盗名单的谣言，她对你岂会毫无戒心？必定严加提防，派人注意你的动静。你这种到处惹事招非的做法，岂不是自找麻烦么？如果让她知道你去找她，她怕你艺业超人，再怕你的朋友众多，万一被她毅然离巢而去，今后浪迹天涯，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容身，你怎能将她找到？我敢断

言，她必然已经早作远遁的打算了。”

安平意动，剑眉深锁地问：“依姑娘之意……”

“你必须摆脱所有的朋友，秘密前往赣州，以免打草惊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举动，直捣贱人的巢穴。”

“如姑娘所说，她已及早提防，你我两人深入赣州，是不是嫌人孤势单了些？”

“你害怕？”

“在下无所谓害怕……”

“那就够了，届时我会挺身而出，决不坐视的。”

安平沉吟片刻，毅然地说：“好，在下决定秘密启程前往赣州。”

“我信任你，届时我会在赣州与你会合。”

“姑娘盛值，在下心感，容图后报，在下在此小有逗留，事后便兼程南下，姑娘且先走一步。”

“记住，千万不可向任何人透露你的行踪，即使是至亲好友，亦须谨慎守密，我先走一步，赣州见。”

送走逸凤，他取回包裹，急急赶回卓家，希望与双星会合，并拟请柳琪至赣州秘密相会，以便向北丐讨回柳姑娘，这件事必须告诉柳琪。

可是，他到了卓家，卓家已鬼影俱无，连双星和柳琪师徒都早已不知去向，人去屋空了。

他在卓家苦等，直等了半个时辰，他却不知，双星已带了柳琪，到城内找他去了。

半个时辰后，他不再苦等，抄捷径奔向南下官道，撒开大步赶向吉安府，要在吉安府化装易容秘密南下。

他已不再关心辉老祖孙的事，对昨晚与辉老见面时所发生的不愉快冲突，无可否认的他仍然感到遗憾，想不到辉老祖孙竟是这种人，至今虽不再放在心上，未免有点怏怏不乐。

对柳琪的处境，他倒不在意，猜想双星夫妇决不会袖手不管，定会替他师徒俩安顿出处的。

找到了小径，他向乡民打听，知道沿小径南下，六七里地便可走上至府城的大道，吉水到府城，全程是四十五里，预计午后便可到达府城了。

这一带是山区，右首是监仓岭，左面是凤山余脉，小径在丘陵地带蜿蜒南下，在凋林中盘旋，他放开脚程，大踏步急走，天宇中彤云密布，砭骨寒风彻体生寒，着光景，大风雪不久便会光临大地了。

转出一座枫林，眼睛一亮。半里外双峰入云，小径一线，沿涧上行，隐入双峰之下，他信步而行，踏上了羊肠小道。小径宽仅可容足，如果失足落涧，可能头破血流，说不定还得送掉老命。

不久，小径进入一座松林，路左仍是深坠二三十丈的山涧，似乎愈来愈难走。

五六丈外的一座奇形怪石顶端，突然缓缓升起一个人头，像是鬼魅出现，令人悚然而惊。

他胆大包天，毫不在意地向前走。

人头渐渐升高，原来是一个村夫打扮的花甲老人，青帕包着乱糟糟的头发。身上的棉袄补丁重重。老眼昏花，三绺短白花胡子干枯零乱，站在石顶上俯首下望，打量着逐渐走近的安平。

安平从容走近，心中一动，止步抱拳行道：“老伯，小可外乡人，请问这条路能通至府城大道么？尚请指教。”

老村夫打量他片刻，用懒洋洋的声音答道：“这里叫神涧，再走三四里便可以到官道。”

“谢谢老伯指引，感激不尽，”他行礼道谢，告辞而行。

老村夫等他越过石旁，叫道：“小官人，这条路是到官道必须经过的地方，好好走。”

“多谢指引。”他不假思索地答。

小径的尽头，突然出现一片山坞中的田地，方圆的有百亩，四周是山峦、凋林、松柏，只有这一片百十亩肥田，还有一座三家村坐落在右山峰之下，他脚下一缓。村前的广场中，四个穿羊皮背心的劲装大汉，右手叉腰，左手按在刀把上，四目炯炯向他注视，看神色

便知他们不怀好意。

他不能不走，戒备着从容而行。接近至五丈内，第一名大汉阴森森地说：“欢迎驾临神洞，请入屋小留片刻歇歇脚。”

“诸位兄台是叫我么？”他一面接近一面问。

“当然是欢迎阁下。”大汉神色依旧地说。

他在丈外止步，含笑问：“在下是过路人，素昧平生，何故相迎？”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萍水相逢，何必多问？”大汉冷笑着答。

“在下急于赶路，兄台留客的感意，在下心领了。”

“老弟，你不会拒绝的，家主人在堂上专诚候驾，务请赏脸，请。”

“贵主人高姓大名？”

“见面自知，在下暂且守秘？”

“令主人可知在下姓甚名谁？”

“老弟姓夏，名安平，不错吧？”

“正是区区。”安平凛然答。

“那就不错了，请。”

安平略一迟疑，最后将心一横，举步向大门走，一面说：“恭敬不如从命，打扰了。”

这是三幢木造茅舍，狭窄破旧，但屋前屋后打扫得十分整洁，落叶无踪，野草尽除。显然，屋主人早已有扫径以待的准备了。

距大门还有五六丈，柴门悄然而开，厅堂的景象入目。迎门站着一位须眉俱白，红光满面的健壮老人，戴四平巾，穿交袄，紫花长袍。老眼依然明亮，鼻直四方，白眉斜挑，不怒而威。

“嘉客光临，无任欢迎，请进。”老人朗笑着迎客，声如洪钟，中气充足，一听便知是练气高手。

安平长揖为礼，笑道：“不敢当老丈相候盛情，小可斗胆，请教老丈高姓大名。”

“不必客套，且入内再叙！”老人举手肃客，含笑引路。

安平的目光落在厅内，看到厅中已备有一桌酒筵，四名雄壮如狮的健仆，正在一面准备杯盘，一面偷偷向他打量，心中不由疑云大起，脚下迟疑。

老人似乎已看出他的心意，笑道：“三东主这些日子来，身经百战，履险如夷，英雄过人，难道今天便胆气全失了么？老朽在厅中摆下了鸿门宴，你如果胆怯，此宴不赴也罢。”

安平哈哈大笑，相当不礼貌地说：“老丈用的激将法，用在夏某身上并无多大用处。夏某不敢自命英雄，更不敢自诩艺高人胆大，只能算是武林中的后生晚辈，无名小卒。世间的虚名俗誉，夏某毫不稀罕，赴不赴老丈的鸿门宴，对夏某并无得失，夏某如果真是英雄，世人不至于因夏某不赴老丈的鸿门宴，而改称夏某为窝囊废，是吗？”

“呵呵！你的话像是在替自己掩饰……”

“夏某没有什么可掩饰的，老丈假使意欲对夏某不利，不至于因夏某不敢赴宴而轻易罢手，更不会轻易放过在下，是否赴宴并无不同，早该准备下天罗地网要擒我这条龙了，废话少说，在下急于赶路，无暇叨扰老丈三两杯水酒，只好告辞了，老丈如果事先不曾埋伏下高手拦截，在下便可不必费事了。告辞。”

“哈哈！小伙子，你果然狡猾，交代了场面话便走，居然点破了老夫的妙招。瞧，你走得了么？”

广场四周的草丛林木下，先后站起十六名劲装大汉，加上身后的四名，共计二十名之多。

安平将背上的包袱紧了紧，将剑挪至趁手处，他的连弩已丢弃在卓家的草屋中，那玩意体积太大，带在身畔麻烦，所以丢掉不用。

他全神戒备，向广场中心退，从容地说：“在下游浪江湖期间，确也得罪了不少朋友，至于与老丈的恩怨，希能明告，以便动起手来有所分寸。”

“你敢挺身斗老夫这许多人？”老人接着问。

“夏某不愿斗任何人，只可说为保命而斗，不得不斗。”

“你要问缘故?”

“老丈请告其详。”

“老朽姓龙。”

安平一怔,问道:“姓龙?在下似乎并不曾与姓龙的人结过怨。”

龙老人呵呵笑,说:“不错,你不曾和姓龙的人结过怨,但昨晚你几乎失足,几乎和老夫结怨了。”

安平有点省悟,问道:“你是说辉老祖孙的事么?”

“你很聪明,一猜便着。昨晚你并未同意参与谋财的诡计,所以老夫今天对你十分客气。”

“客气?老丈似乎说早了些。”

“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我不必再兜圈子多费后舌了,老夫既然是一方之豪,早年多少也曾见过世面,本城的事,岂能瞒得了老夫的耳目,他祖孙俩未入城,老夫就已经知道了,他俩的一言一动,老夫了如指掌,昨晚你走后不久,他们便到舍下踩盘子,可惜他俩艺业惊人,被他们逃掉了。因此,老夫今天在这儿等你。”

“等我有何要事?在下一无所知。”

“你虽一无所知,但尚可利用。”

安平脸色一变,冷冷地说:“在下从不喜欢被人利用,一切免谈。”

“岂能免谈?你可以看看形势,便不会坚持己见了。辉老祖孙的艺业,比你高明得多,他两人尚且亡命而走,如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怎能脱得了身?”

“老丈有何用意,可否明示?”安平冷冷地问。

“老匹夫并不知老夫的妙计,还不知他的一言一动皆被老夫完全侦悉,昨晚他侥幸逃掉,岂肯甘心?从京师万里迢迢前来行劫,决不会空手而归。因此,他们必定不死心,仍然要从你身上打主意,只有唆使你打入舍下做内应,他们方有希望。”

“在下可不愿管他们之间的臭事。”

“你要管的，年轻人。今天你回城落店，他自会找到你的。”

“你的意思是……”

“要你将计就计，引他至舍下送死。事成之后，那三件宝物任你选一件，并奉送黄金千两为酬。老夫言出如山，决不食言，先付黄金五百为定。龙升，将夏三东主的酬金取来。”

厅中的仆人应喏一声，抬出一只方形革囊，放在安平脚前，打开囊盖，倒退在旁听候使唤。

黄光耀目，五十锭黄金砌得整整齐齐，发出令人心动的的光芒，每一锭皆铸有吉安府宝丰银庄的印记，如假包换的十足赤金。

龙老人用手向金囊一指，泰然地说：“大丈夫一诺千金，我相信你答应之后，决不会反悔，所以放心将定金交付与你，你如果真要挟金远走高飞，老夫只好自认倒霉。事成之后，宝物与余金立即交付。再说，日后你如果复业，在江西设宝号，老夫一力支持，多不敢说，支持你三五十万金银周转决无困难，怎样？”

“老丈消息灵通，豢养的高手如云，抓他们两人料无困难，何必要小可相助？”

“那两个飞贼神出鬼没，奸猾无比，不易擒获，所以要倚仗你引他们自投罗网，假使老夫自己能将他们擒住，何用将金宝拱手奉送给你？”

“老丈之意，似乎非要将他两人置之死地而后甘心呢？”

“你有所有不知，那两个飞贼十分难缠，不达目的决不肯罢手，情商阁下合作，共除此獠，彼此皆有好处，你阁下何乐而不为？”

安平摇摇头，断然地说：“老丈的话，说得确是动听，赏格之重，也可说空前绝后，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在下毫不感兴趣。再就是辉老祖孙与在下有援手相助之德，大丈夫恩怨分明，即使你将全部家财双手奉送，在下也视同粪土，不屑一顾，拿走你的造孽钱，阁下。”

说完，他飞起一脚，将金囊踢飞，金锭像暴雨般洒向龙老人。这瞬间，他一声长笑，向南飞纵而去。